

连谏◎著

JILYOU YICHUAN

JINROU YICHEN

面友姊妹、張父、幾個姊妹、公出、茶樓、發覺盜賊與母同「以命珠」
私盜銀錢送——心仁救車輿……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有遗产/连谏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399 - 3294 - 1

I. 家… II. 连…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5931 号

书 名 家有遗产

作 者 连 谏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刘红梅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8 × 235 毫米 1/16

字 数 238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294 - 1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生活是最伟大的老师

在我的写字生涯中，经常会遇到读者问：“你的故事都是从哪里来的？在生活中有原型吗？”

其实，我写的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都来自于我的杜撰，可这并不代表他们是虚渺的、远离了生活现实的。他们在我的笔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当下的现实生活。他们哭也罢，笑也好，都是我在用这些虚拟的人物与情节来表达对生活、对人生观的解读。

《家有遗产》在报纸连载的过程中，就不断有读者对报纸编辑张恩宁先生说，这部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在他们的家庭中正活色生香地上演或是上演过，当他们读连载时，就如同往事在眼前辗转，触发了无限的歆歔与感慨……

读者读到感同身受，是对一个写字人最大的褒奖。能触动了读者内心的柔软，就说明我在向生活这个伟大的老师求学的过程中没有走岔路。

在这些年的写字生涯中，我一直坚定地认为，生活是最伟大的老师，街头巷尾处处都有生动的学问。无论是住豪宅、开豪车的富贵达人，还是卖菜小贩、捡拾废品的老人、街头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尘，都有值得我学习揣摩的东西。我热爱世俗生活，热爱到了把每一次与这个世界的接触都当成一次虔诚的求学，因为是这热闹的世俗生活，给予了我无穷无尽的文字动力。在物理性质上，滚滚红尘是有边界的，只要不停止思考，红尘的精髓就会像广袤的宇宙一样，永

无界限，永无歇止。

《家有遗产》中的三对夫妇，他们性情各异，站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明的人生追求。在向着人生目标前行的路上，他们遭遇坎坷甚至是绝望。可是，无论这绝望来得多么灭顶，多么让人心冷，他们都揣着一份不灭的希望。我想，大约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人生状态：哀而不伤，悲而不怨，披荆斩棘却从不言弃。他们面对着父辈留下的遗产，所经历的心路与生活挣扎，就是写实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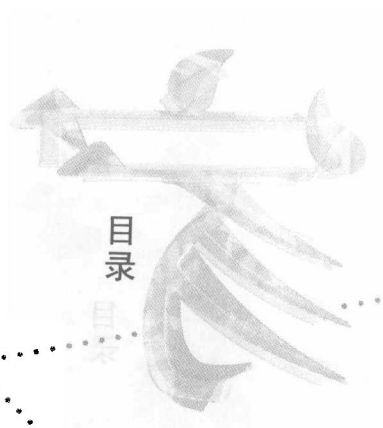
在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天生的大奸大恶。所谓罪恶，所谓丑陋，不过是利益当前时自我管理能力暂时失效而已；所谓人性的崇高，不过是有效地实施了自我管理。就如我在小说中所写，当一个人不能克制欲望的膨胀时，他就成了一条被拖在疾驰而去的车后的疯狗，终将被拖拉蹂躏得走形成一块肮脏的破抹布。

我想通过这部小说与读者探讨一个普遍存在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终将会面临的一个私人的也是社会的问题——遗产。这部小说笔墨集中地描绘了在遗产面前的众生相，直面了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几种遗产继承现象。

遗产是父母送给子女最后的礼物，但父母送这礼物的初衷是为了让子女生活得更美好、更快乐。相比于财产，父母送给子女最宝贵的礼物应该是：用家这个形式，让进入到这个家庭中的人变成世间最为亲密、永不背弃、在人生路上相互扶持的亲人。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当下，遗产除了代表财富之外，它更重要的传承意义是什么？难道遗产就只意味着物质和金钱吗？不，遗产最宝贵的内涵，是传承了一种精神：让亲人之间的爱延续，让美德得以传承。

目录



序 生活是最伟大的老师

第二章

第四章

第六章

第八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二章	168	第十三卷
第十四章	185	第十四卷
第十六章	202	第十五卷
第十八章	221	第十六卷
尾声	246	第十七卷
	271	第十八卷
	285	第十九卷
	298	第二十卷
	311	

家

第一章

郑书轩的面容定格在照片上，表情安详，目光里有隐约的惆怅。郑家浩表情呆滞地坐在沙发上，马青梅把手递过去，让他握着，两个人默默地和照片里的郑书轩对望着。客厅里很安静，安静得让马青梅听得见郑家浩的心里有悲伤在缓缓地流淌。

马青梅知道，这安静是暂时的，很快，这个家就会发生地震，如果处理不当，还会余震不断。当医生宣布郑书轩病危时，她就准确地预测到了这场地震的到来。这预警信号来自她的小姑子郑美黎。

郑书轩住院的最后一个多月，郑美黎一反常态地跑到医院去照顾他，一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架势。可她马青梅是谁？是蚊子振一下翅膀都能听出公母的主儿，当然看得出郑美黎的意图——不过是惦记着爸爸名下的这套三居室房子，以及藏在其中某间房子里的存款而已。譬如，郑美黎总是很好心地说：“嫂子，爸爸生病的这几年辛苦你了，你回家休息休息吧。”

马青梅就笑着说：“我七十二跳都跳过来了，还差这一哆嗦？”

是啊，两年前，爸爸因为脑血栓患上了半身不遂，虽然康复得还不错，神志清楚，但右边的腿脚略显僵直，走路时已经需要拐杖的辅助了，让他独自一个人生活，已是不可能的事。起初，马青梅就曾和郑美黎商量，由两人轮流回家照顾爸爸。郑美黎摆出儿子养老才是天经地义的嘴脸来，把马青梅说得上不来下不去得尴尬了半天。然后，她又跑到爸爸跟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她是多么忙，稍有不慎就会丢了饭碗，别看何志宏开了辆破夏利满世界地跑，每月挣的那几个钱，还不够他买汽油和彩票的，家里的日子全靠她一个人撑着，她不是不想照顾爸爸，是家里的现状实在不允许。当时，爸爸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眯着眼睛晒太阳，仿佛没听见郑美黎的话，喉咙里短暂地哦了一声，像是卡了一口痰，想吐，却没咳上来。

后来，马青梅和郑家浩说起这件事，郑家浩支吾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马青梅一下就火了，在黑暗中拧了他一把，愤愤地转过身去睡觉。郑家浩就是这么一个人，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为人老实也善良，逢事能躲过去就不愿意迎上去。为此，马青梅不知和他吵了多少架，吵也没用，人的秉性一

旦成了形，再改就难了。

很多时候，马青梅觉得，在这个家里，她和郑家浩的角色被调了个个，她成了郑家浩挡风遮雨的墙，也是郑家浩依靠的大树。结婚十几年来，郑家浩为这个家拿过的主意，就是回避和郑美黎的矛盾。比如说，因为郑书轩退休工资高，郑美黎生怕他们和爸爸住在一起，会在生活上沾爸爸的光，就明里暗里地旁敲侧击爸爸，不是“辛苦了一辈子，儿女都结婚了，该过几天清闲日子了”，就是“谁家儿子结了婚，还厚着脸皮赖在老人家里蹭吃蹭喝”。郑美黎如此说了几次，郑家浩就连和她商量都没商量，一个人粉刷了华阳路上的那套一居室，找了个礼拜天，和她把家搬了过去。

那会儿的马青梅年轻气盛，也不愿意让小姑子说三道四，搬就搬了。可爸爸病了，郑美黎不愿意照顾，他们不仅要大费周章地搬回来，还要她在单位和家之间奔波得像只陀螺。爸爸的身体一有个风吹草动，她就要请假，请来请去，就请成了长假，年底合同一到期，经理找了个貌似说得过去的借口，没再跟她续约。

因为爸爸需要照顾，她也就没再出去工作，每天在家里洗洗涮涮，照顾着郑家老中三代男人，直到爸爸去世。

马青梅明白得很，在医院里，郑美黎貌似好心地劝她回家休息休息，其实是想单独摸摸爸爸的底，摸摸他究竟有多少存款，究竟想把燕儿岛路的那套一百二十多平方米的三居室留给谁。明白郑美黎的这些心思后，马青梅打心底里就有些瞧不起她。爸爸需要照顾的这两年里，郑美黎两口子就像兔子躲狼一样躲避着他；眼看着爸爸将不久于人世了，他们倒像热年糕黏上了猫爪子似的，没完没了地来打扰爸爸——脸皮厚得实在是可以。

..2..

关于爸爸的遗产，房子是摆在明面上的东西，虽然不能像分个苹果似的拿刀一切两半，倒也好说，大不了挂到中介去卖了，把房款对半分了就是。可是，还有存款呢。这让马青梅和郑家浩很是不安。私下里，马青梅跟郑家浩说，她为爸爸前后忙了两年，并不是冲着遗产来的，可爸爸没留下只字片言就走了，多少让她有些担心，担心郑美黎一旦计较起来，她真会落到有嘴说不清楚的地

步。她所接触过的爸爸的存款，就是工资卡上的一万五千块钱——在爸爸住院期间已经花光了，而且郑美黎也是知道的。当时，医生建议给爸爸打一种提高免疫力的进口针，一针就是一千多块钱，一天一针，但这种针不属于公费医疗的范畴。马青梅和郑家浩把家里能拿出来的钱都拿出来了，只打了一周就没钱了。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和郑美黎商量，希望她能搭手帮一把。郑美黎没说拿也没说不拿，就跑到爸爸病床前说医生建议他打一种昂贵的针，可她和哥哥都拿不出钱来了，还撇清似的说爸爸为儿女操劳了一辈子，已经够辛苦的了，就不要惦记着替儿女攒家产了，把钱拿出来治病要紧。

那会儿爸爸还是很乐观的，以为自己治疗一下还能出院，就把工资卡给了郑家浩。

接过工资卡的郑家浩很难受，郑美黎却略显得有些兴奋，说先给爸爸用上药要紧，就拽着郑家浩去银行提款。马青梅在一边看着，什么也没说，她知道郑美黎不是着急给爸爸用上药，而是关心爸爸的工资卡里还有多少钱。

从银行回来后，郑美黎显得有些沮丧，因为卡上只有一万五千块钱，她跟马青梅嘟哝：“怎么就这么点儿钱，花完了可怎么办？嫂子，咱爸还有其他存折吧？”

马青梅说：“这要问咱爸。”郑美黎对她的态度很不满，但也没再吭声。后来，工资卡上的钱花完了，郑美黎就去问爸爸还有没有其他存款，爸爸只说了一句话：“不打了。”

郑家浩不忍心看爸爸就这么对生命采取了消极态度，便跟郑美黎商量，就算借给他点儿钱，让爸爸继续打针，他以后会还给她。何志宏却在一旁苦着脸说，他的钱都被套在股市里了，拿不出来，让郑家浩另想办法。除了借还能有什么办法？郑家浩只好厚着脸皮找朋友借钱，借来的钱给爸爸打了差不多十天针，医生就告诉郑家浩，没必要继续打了，因为爸爸不仅突然失语，而且连动一下手指都不可能了。

爸爸去世后，郑家浩东奔西跑地处理爸爸的身后事宜。从单位领出丧葬费，征得了郑美黎同意后，还了从朋友那儿借的给爸爸打针的钱。

马青梅睡不着，就想跟郑家浩聊聊这些事。郑家浩跟一截长木头似的躺在床上不吭声。马青梅就推了他一把，愤愤地说：“你说话呀！别关键时刻装哑巴！”

郑家浩就闷声闷气地说：“想那么多干什么？我们又没匿下爸爸的钱财，再说了，美黎也未必像你想象的那样。”

马青梅忽地坐了起来，絮叨着：“家浩！怎么成了我想多了？在殡仪馆那会

儿，你没听见你妹妹嘟哝着说：“爸爸，你怎么连身后事也不交代一声就走了”……”

马青梅的话还没说完，郑家浩就猛地拉起被子蒙在了头上，很快，鼾声像打雷一样响了起来。马青梅知道他是在装睡，这是他惯用的手法了——如果他们在夜里起了争执，郑家浩就假装睡觉；如果是白天起了争执，他就默不作声地出门，站在街角看别人打扑克。

马青梅觉得郑家浩像只鸵鸟，遇到事情就把脑袋扎到沙子里，怀着一肚子的侥幸，希望能把事情躲过去；可生活是多么残酷，很多事是躲不过去的，必须要面对的。

城市生活中虽然没有豺狼之类的食人兽类，可隐形豺狼太多了，失业、疾病……这些都是钝齿啃人的兽啊，它们要来，哪儿是躲得过的？想到这里，马青梅就又气又恨，照着郑家浩睡的方向踹了一脚，才恨恨地闭上了眼睛，辗转半天，刚有点儿蒙眬睡意，电话响了。

马青梅赌气不去接，眯眼窥着郑家浩的动静。郑家浩把脑袋从被子里露出来，眨了下眼睛，又缩回了被子里。

马青梅正想把脑袋缩进被子里，就听小帆在吆喝：“妈！妈……”

猛然间，马青梅像被棒子打清醒了一样，一个骨碌爬起来，边往客厅里冲边自我检讨，“我怎么把小帆给忘了呢？”

小帆马上就要参加中考了，这可是他最关键的时候，她哪里能为了和郑家浩怄气不接电话呢？要是小帆睡不好，第二天上课会没精神的。

马青梅一边喊着“来了”一边扑到电话机上，一把拿起话筒，刚要说话，就听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号声从话筒里喷薄而出。登时，马青梅就觉得自己的耳膜被生生地给掀了起来，是郑美黎。

郑美黎在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问接电话的是谁，只是哭号着：“哥！哥！你快来救我……”

听动静，郑美黎遭遇的绝对不是一般的事情，活像正遭遇歹徒灭口。马青梅麻了爪，慌慌张张地按亮了客厅的灯，也顾不上小帆了，冲着卧室大喊：“家浩！家浩！你快起来，美黎出事了！”

顷刻，郑家浩就穿着睡衣从卧室跑了出来，一把抢过电话，说：“你别哭，跟哥说，你怎么了？”

郑美黎边哭边大声喊：“哥，你快来救我，何志宏这王八蛋要打死我！”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郑家浩顾不上马青梅追在屁股后头问究竟，冲回卧室，边往身上套衣服边往外跑，“我去看看。”

马青梅晕头晕脑地看着郑家浩跑出去，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发呆，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虽然郑美黎和何志宏时有小打小闹，但何志宏从来没有动手打过郑美黎。

何志宏在广告公司干业务员，一张嘴能把天都说破。即便两人吵闹起来，他也总能把郑美黎哄得滴溜溜转，很快就化干戈为玉帛，还从来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時候。

隐隐地，马青梅就觉得有点儿不对头，觉得郑美黎两口子的这一仗打得很蹊跷。

其实，马青梅的猜测是对的。郑美黎和何志宏的这一架，就是打给他们看的。爸爸的遗产是导火线。早在接到爸爸病危通知书时，这一仗就在酝酿中了。

何志宏知道郑美黎是她爸爸抱养的女儿，便很担心爸爸的遗产有可能没有郑美黎的份儿——天下父母，谁不向着自己的亲生儿女呢？尤其是爸爸去世时没留下任何遗嘱，这就更让郑美黎夫妇疑惑了。郑家浩是爸爸的亲生儿子，这不是摆明了不想让郑美黎继承遗产了吗？为了让郑美黎回家争夺遗产，何志宏可没少费力气，还去咨询过律师。律师告诉他，除非老人有遗嘱明确表示把财产留给了谁，否则，收养子女和亲生子女具有同等的继承遗产的权利。他这才松了口气。

郑美黎虽然头脑简单，但良心多少还是有的，何况马青梅一直对她不错。她生爱爱那会儿，何志宏的父母在乡下忙着摆弄果园，婆婆抽不出身来照顾她，月子都是马青梅伺候的。做饭、煲汤加上洗洗涮涮，全是马青梅一手操持。这让从小就没有享受过母亲温暖的郑美黎很是感激。现在何志宏让她回娘家争遗产，她觉得这其一是拉不下脸，其二是良心直绊跟头。于是郑美黎就跟何志宏说：“咱爸也没多少遗产了，也就套房子了吧？”

何志宏瞪眼，道：“什么？看把你给有钱的，你爸有没有遗产你知道啊？”

“我爸的存款都干什么了，你不知道啊？”郑美黎躺在床上翻杂志，不想接何志宏的话茬儿。结婚后，她跟何志宏一直打游击似的租房子住。爱爱三岁的时候，为了省房租，何志宏撵掇着她搬回了爸爸家；而后，何志宏又让她缠着爸爸给他们买房子。爸爸心疼她，加上捱不过她一把眼泪一把蜜的混合进攻，瞒着郑家浩夫妻，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又借了一部分钱，给他们买了套房子。

何志宏明白郑美黎这句话里的提醒，便道：“你可甭傻啊，买房这件事就你知我知你爸知。现在你爸走了，你可不能大嘴巴地到处宣扬，这是我们跟你哥他们争遗产的砝码呢。”

郑美黎把杂志往他身上一扔，“要争你去争，我不干！”

何志宏也不恼，捡起杂志随手翻着，慢条斯理地说：“好，你不争，你爸那套房子最少也值一百五十万呢，愿意发扬风格你就发扬吧。到时候，你哥仗着老子的遗产摇身一变就成百万富翁了；我们呢，继续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就是拼掉了鞋子也追不上你哥的好日子喽。”

郑美黎原本就是个虚荣的主儿，一听何志宏这么说，心思就松散了，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何志宏。何志宏慢慢地笑了。他太了解郑美黎了，只要她一有这表情，就十有八九是心里没谱了。这时他说的话，郑美黎就会乖乖地领了去当圣旨。何志宏就故作通达地说：“你愿意讲兄妹情意你就讲吧，我不拦着。不过，有现成的好日子你不争取，是我没本事让你过上好日子这种话以后你就甭说了啊。”

郑美黎犹疑着坐起来，赧然地看着何志宏，说：“志宏，我老觉得这么做心里愧得慌。”

何志宏笑道：“看见钱你就不愧得慌了。”

郑美黎喃喃道：“一百五十万啊……”

“你拼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个数。”何志宏倚在床头，点了支烟。

郑美黎轻轻合起了眼，“我爸生病需要照顾的时候，我没在身边，要是现在去跟我哥他们争遗产，有点儿理不直气不壮吧……”

“什么理不直气不壮？现在这世道，钱是什么？钱是王道！只要你手里攥着钱，谁都得仰着脸跟你说话。亲爱的老婆，你是跑保险的，我是跑广告的，干的都是他妈的看别人脸色下菜碟的活。我过够了这种日子。老婆，你就甭妇人之仁了，只要你想要这钱，就听我的，准没错。”

郑美黎有点儿茫然地点了点头，于是，何志宏就想出了一招苦肉计——先找个理由，把郑美黎打回娘家再说……

..3..

很快，郑家浩就铁青着脸，把哭哭啼啼的郑美黎带回来了。

郑美黎头发蓬乱，屁股一沾到沙发就开始哭。马青梅怕影响小帆休息，就先把满肚子的疑惑按了下去，好声劝慰她：“美黎，别哭了，有什么委屈跟嫂子说说。”

郑美黎就抽抽搭搭地说：“何志宏洗澡的时候，他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是一个女人发给他的，肉麻得让人恶心。”说到这里，郑美黎又哭了起来，“以前，他有千错万错我都能闭着眼睛就过去了，可是现在他在外面有了女人，这是原则问题，我得跟他闹清楚，没想到他居然敢打我……”

郑美黎呜呜地哭个没完，马青梅也顾不上之前和郑家浩怄的气了，冲他使了个眼色，说：“家浩，你在客厅睡吧，让美黎和我睡。”说着，就拉着郑美黎往卧室里走，“进屋和嫂子慢慢说。”

郑美黎瞥了郑家浩一眼，又瞥了一眼爸爸的房间，一副很为他们夫妻着想的样子，说：“嫂子，哪能让你们为我而分床睡呢，我睡爸爸那屋就行。”

马青梅心里咯噔了一下，疑惑重重泛起，看看郑家浩，又看看郑美黎，说：“我跟你哥都老夫老妻了，哪儿有那么多讲究。再说，忙丧事忙得我也没顾上收拾咱爸的房间，床单都没换，你还是跟我睡一床吧。”

郑美黎有点儿不情愿地说：“好吧。”就跟马青梅进了房间。姑嫂两个各怀心事地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睡不着？”

郑美黎嗯了一声，翻过身来愁眉苦脸地看着马青梅，“嫂子，你说，何志宏会不会和我离婚？”

“离就离，他都有外遇了，你还留恋他干什么？”马青梅知道，郑美黎不会离。何志宏以前也没少干荒唐事：譬如把一个月的工资全都买了彩票，结果连个五块钱的安慰奖都没摸着；比如跟风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全投进了股市，赔了个底朝天。郑美黎也曾哭得鼻涕眼泪一起往下滚，跑回娘家诉苦，那时马青梅也曾说过气话：遇上何志宏这种整天做一夜暴富梦、不愿意脚踏实地做点事儿的男人，不仅一辈子没出头的日子，还得整天跟着他受气，干脆离了得了。当时郑美黎把眼瞪得跟铜铃似的，幽幽地抱怨说：“嫂子，人家都说劝合不劝离，你怎么能说出让我和他离婚这种话来？除了爱做梦之外，何志宏哪里不好了？”这一番话倒是把马青梅弄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活脱儿就是一破坏小姑子婚姻又被当场揭穿了恶嫂子。

只是，这一次，郑美黎仿佛决心很大，在黑暗中恨恨地道：“离就离，地球离了谁都一样转。”

马青梅听了没有说话。

郑美黎眼睛直扑扑的，想从马青梅的表情中扫出点儿什么来，见她不语，就又追了一句：“离婚我得要着爱爱。嫂子，要是我跟何志宏离婚了，就剩我哥和你是我的亲人了，你们可千万别不管我。”

“别胡思乱想了，只要条件允许，哪个男人不偷腥？你当男人偷腥就是为了离婚啊？睡吧。”说完，马青梅拍了拍枕头，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打算睡觉。

郑美黎觉得无趣，闭上眼，也睡了。

次日早晨，马青梅见小帆打着哈欠从卧室出来，心疼得不行，问：“是不是没睡好？”小帆瞥了一眼还在睡觉的郑美黎，“能睡好就怪了。我姑姑怎么了？”

马青梅不想让孩子参与家庭是非，忙催着他去洗脸，自己进厨房做饭。伺候郑家浩和小帆吃好饭出了门，马青梅开始收拾屋子。这时郑美黎才懒洋洋地从床上爬起来，溜达到客厅，挨个房间张望了一眼，问：“我哥他们都走了？”

马青梅点点头，告诉郑美黎锅里还有早饭，让她赶紧吃了去上班。郑美黎把锅端到客厅里，边吃边看着忙碌个不停的马青梅，问道：“嫂子，爸爸不在了，你没打算出去上班啊？”

马青梅说：“不上班吃什么？眼瞅着小帆就要上高中了，等着花钱的地方多着呢。你哥单位效益也不好，挣不了几个钱，我要是再不去工作的话，怕是连小帆将来上高中、大学费用都拿不出来。”

郑美黎问马青梅想不想到他们保险公司去上班。马青梅笑着说：“我可不是干保险的料，就算去了，干不上两个月就得被开回来。等过几天，把爸爸的后事处理好了再说。”

郑美黎警觉了起来，问道：“爸爸还有什么后事要处理？”

马青梅本想说遗产啊，又觉得单独和郑美黎说这件事情不好，就笑了笑说：“你看这屋子，也得收拾一下不是？”说完，她惆怅地看着爸爸的房间，“虽然爸爸活着的时候我挺累，可爸爸突然走了，我怎么感觉一下子找不着北了，不知道还能干点儿什么了。”

“你要收拾爸爸的房间啊？”郑美黎把锅端进了厨房。

“等哪天你闲了，咱俩一块收拾。”说着，马青梅把爸爸的房间给锁上了，“你去上班吧，我先把这房间锁着。”

郑美黎只好收拾了一下，去上班了。到了车站，郑美黎打电话跟何志宏说了一下回哥哥家以后的大体情况。何志宏挺生气的，劈头盖脸地就吆喝道：“美黎，我说你是不是傻子啊？她说把门锁上了你就信了？她不会趁你上班的空儿打开门，把你爸的存折和值钱的东西藏起来啊？你赶快给我回去，就说头疼，什么时候把你爸的房间收拾好了，你的头疼就什么时候好！”

郑美黎没好气地说：“我爸哪儿还有什么存款。我不回去！”

何志宏在电话那端嚷：“美黎，你别觉得你爸给咱买了套房子就没存款了，这几年他不是涨工资了吗？能不攒点儿？”

“就算我爸攒，能攒多少?!”

何志宏知道现在不是把郑美黎惹恼的时候，就软了声调好声好气地说：“亲爱的老婆，我们现在是穷人啊，穷人就得有点儿苍蝇也是肉的精神不是？没多少也是钱啊。”

郑美黎又没好气地嘟哝了几句，转身往回走。虽说爸爸帮她买房时还跟别人借了一点儿钱，估计早就还上了，这几年再攒个十万八万的应该不是问题。何志宏又在电话那边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在马青梅和郑家浩眼前千万别说漏了当年买房子的事，就当是爸爸这些年的积蓄一直没动，都攒在那儿呢，反正爸爸没留遗嘱，到时候存款少了，让马青梅和郑家浩落个有嘴说不清。这样一来，在分割爸爸房产的时候，他们也好摆出一副让哥哥、嫂子算计了却又宽宏大量不计较的姿态，让郑家浩夫妻多让点儿步。

..4..

马青梅正拖着地，郑美黎就回来了，一进门就说在公交车站差点儿晕倒，可能是昨天晚上跟何志宏生气加上一夜没睡好，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打算今天在家休息不去上班了。

马青梅让她到卧室躺着，问要不要出去给她买点儿药。郑美黎说不用吃药，睡会儿就好了。

满腹心事的郑美黎躺在床上却一点儿睡意都没有，瞪着大眼睛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半天，一个骨碌坐起来，冲外面的马青梅说：“我不习惯大白天睡觉。嫂子，要不，咱俩整理一下爸爸的房间吧。”

马青梅一下子就明白了：郑美黎头疼是假，担心她上了班后自己在家翻动爸爸的房间才是真！

马青梅有点儿生气，觉得郑美黎也太小心眼了，而且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又不好表现在脸上，否则，郑美黎就会更加以为她是在爸爸的遗产上存了私心，一不小心被她撞破了才不高兴的。

马青梅答应着，从抽屉里拿出钥匙，开了爸爸房间的门。

郑美黎动作敏捷地蹿进去，一点儿病容都没有，神采奕奕地看着爸爸的房间，蓦地见马青梅盯着她看，才意识到自己的表情似乎有点儿不妥，忙换了一